

## 和林家次女談文學創作

--林太乙女士訪談錄 廖玉蕙 2001.09.17.

國際電話裡，林太乙女士欣然同意我提出的訪談計畫。不過，她說：「我即將到歐洲一趟。」為了這句話，我匆忙決定將美東之行提前幾天，並將維吉尼亞的行程列入首站。林女士做事十分周到、謹慎，我也遵囑提前奉上訪談題綱。誰知，過沒幾天，韓秀姐來電告知林女士身體微恙，醫生叮囑必須休養、不得見客，待病體稍癒，會以書面回復。我不死心，抵達紐約的次日，便守在電話邊，不停地撥號，無論如何希望得見林家次女一面。然而，電話中，只是沒人回應的長鈴一聲緊勝一聲。我一邊擔心她的身體健康，一邊心中悵然。迢迢而來，竟緣鏗一面！

回台之後，我以電話關切她的病情，沒料到竟蒙賜下傳真，垂詢是否需要書面回復。我喜出望外，再度見證文壇前輩誠信的泱泱風範。不過，也許因為病體尚未完全康復，在有些寄去的訪談題綱上，譬如：小說家的婚姻觀、生活哲學、交友及未來的寫作計畫等，林女士都只輕描淡寫地寫著「免了！」二字，以致無法讓讀者更進一步窺其堂奧，殊為可惜。

廖：您在《讀者文摘》任職二十三年，在這期間，文學創作量不是太多，但是，確實為讀者編輯了一份傲人的雜誌。您如何來看待編輯和創作這兩件生命中份量極重的事？您的退休，是不是因為意

識到編輯工作剝奪了太多個人寫作的時間？

林：編輯工作和寫作是完全兩回事。做編輯像奶媽抱兒子—文章是人家的。我在《讀者文摘》的經驗是，行政工作、人事問題佔了一大部分時間，而且常常感到厭煩。這和寫作一點關係都沒有。但是，編雜誌是有趣的。最令我高興的是，我們在中文書報刊物裡找適合《讀者文摘》風格的文章，而中國作家的作品，在讀者意見調查中，總是最受歡迎。

我做了二十三年總編輯之後，認為夠了！我要恢復寫作生涯，所以提早退休。

廖：您覺得二十多年的編輯生涯，對您的創作有影響嗎？如果有，那是怎樣的影響？您在讀者文摘主持編務多年，將讀者文摘編得有聲有色。當初，您初入讀者文摘這樣的洋機關裡，是如何取得他們的信任的？

林：我在《讀者文摘》工作的時候，根本沒有什麼時間寫作，倒將本來以英文寫的小說《金盤街》用中文重寫一遍。

在《讀者文摘》的編輯工作，是從美國總社和各國國際版寄來的文稿中挑選我認為中國人會有興趣的文章。我開始編雜誌的時候，必須先將目錄給總社過目才行。比方說，有一次總社寄來的「書摘」是一篇關於邱吉爾在二次大戰的奮鬥史，我堅持不用，向總社解釋，邱吉爾在西方人看來固然是大英雄，但是在抗戰時，他接受日本人的要求，封鎖滇緬公路，那是我國主要對外通道，因此，使中日戰爭以來，我國陷入最黑暗的時期。終於總社接受了我的意見。要編一份給中國人看的刊物嘛，要聽中國人的話。

廖：自從《金盤街》問世至今已有二十餘年，退休後，重新執筆，便產量驚人。分別出版散文和小說多本，這些作品完全是退休之後

所寫？抑或有些舊作參雜其中？

林：我近幾年出版的書，除了《金盤街》之外，《春雷春雨》本來也是用英文寫的，我也把它用中文重寫。其他的作品都是新的創作。如《林語堂傳》《林家次女》，都很受歡迎。《林語堂傳》得了國家文藝獎，而《林家次女》得了中山文藝獎。我還寫了《好度有度》《明月幾時有》和最近出版的《蕭邦，你好》幾部小說，並且編了《語堂文選》和《語堂幽默文選》共四冊。

廖：不管是《金盤街》或是近作《蕭邦，你好》，小說的內容儘管乖舛、曲折，人物儘管歷盡艱辛，但是，結局總是充滿希望。請問：不在結局顯示灰暗，是不是因為您是一位樂觀的人、總是容易看到希望？還是您認為人生已經夠悲慘的，不願再雪上加霜？

林：這兩本小說的結局不同，倒不是樂觀或悲觀的問題。在《金盤街》裡，十三歲的阿倫住在香港的貧民窟，卻充滿希望和夢想。經過許多危機，他只好輟學，在魚翅工廠裡工作，但是後來他終於能夠再上學，使他的生活再度充滿希望。我在九歌新出版的版本裡，加了最後一章，描述阿倫和他母親的前途會是怎樣，阿倫不再追求不可實現的美夢，而面對事實，為自己計畫可達到的生活目標。在《蕭邦，你好》中，雅琴家境清寒，愛上億萬富翁，他是在矽谷的電腦企業家，兩人的愛情卻沒有圓滿的結果。雅琴受到最大的創傷，不是被愛人遺棄，而是他使她失去對人生純樸、天真的看法和奢望。我們可以說，雅琴和《金盤街》裡的阿倫相同之處是，兩人都不再追求美夢，而腳踏實地的生活下去。

廖：《金盤街》裡，對貧病的低階層生活有淪肌浹髓的刻畫，這和您個人的生活情境可謂相去甚遠。您是如何做到的？這個故事有現實作藍本嗎？還是光靠想像？您願不願意藉此機會給喜愛寫作的年輕朋友一些寫作上的建議？

林：我從小就喜歡觀察人生百態，如果有什麼事情或人物使我念念不忘，我有所感觸，便寫下來。寫小說，題材不是真人真事，但是可以反映真人真事。我寫《金盤街》的時候，住在香港，所描寫的貧民窟的情況，的確有其事，人物是我創造的。

廖：在幼年時期，您和姊姊的日記就曾經以《吾家》之名出版。當時的心情，現在還有記憶嗎？這件事是不是對後來的寫作產生推波助瀾之功？

林：我小時候出版《吾家》這件事，完全是父親的意思。我那時並不瞭解寫書、出版書是怎樣回事。後來長大了，我覺得慚愧得很，認為我小時候的日記根本不應該發表。

廖：我在您撰寫的《林語堂傳》及《林家次女》裡，都看到您提到父親沒讓你讀大學的事。在書裡，我們不大看得到您對這件事的反應（不管是當時或現在的反應）和想法。不過，我們深信這樣一件攸關一生的決定，您個人應該不會沒有意見的，願不願意談談當時或現在的想法？關於「讀書」這件事，您對年輕的朋友有怎樣的建議嗎？

林：要明白我父親做事我行我素，與眾不同。他認為讀書和上學，完全是兩回事。他認為憑自修，一部字典在手，什麼學問都可以求到。所以，我畢業中學的時代，他要我踏入社會做事。我中學的成績雖然很好，現在回想起來，我仍然是傻瓜一個。也很聽父親的話，所以對不念大學，沒有什麼自己的意見。何況，我找了個差事，在耶魯大學教中文，現在想起來，真是初生之犢不怕虎。不過我也因此得到許多人生經驗。

話說回來，憑自修求學問，那必須靠自己的毅力，比別人用功，很不容易辦到。我並沒有什麼學問，在普通常識中有許多漏洞，好在仍然可以遇到問題就查百科全書。我認為年輕人還是上

大學要好。

廖：您對華文的出版及創作狀況熟悉嗎？您對哪些作者有較深刻的印象？對哪些年輕的作者有較高的期許？

林：我看很多書，五四以後的作家中，我喜歡沈從文、徐志摩和老舍。現代的作家中，我喜歡琦君、余秋雨、張曉風。我看了許多大陸作家的東西，認為余華寫的《活著》非常之好，也喜歡古華的《芙蓉鎮》。

廖：目前，文壇有許多顛覆性的創作，解構、後現代、魔幻寫實 等等，有些人甚至以寫出詭屈聱牙作品為高，文學陷入深奧難解的境界，以致引起許多讀者的抱怨、以為故示詭秘；可是；也有人認為有更多元的嘗試，也是多元社會的常態，是一種創意的呈現，將使文學更形繽紛多彩，值得鼓勵。您的看法為何？

林：我認為好文章要寫得自然，通順、深入淺出，容易懂，不要矯揉造作。我剛才提到的作家，他們的作品都是這樣的。寫得自然，通順、真實、生動，談起來容易，寫起來卻非常難。這要靠真功夫。

廖：提到「林太乙」，好像就不自覺地會想到尊翁林語堂先生。有這樣家世，會不會帶給你什麼樣的壓力？或者反而是一種正面的激勵作用？

林：我是林語堂的次女。小時人家看見我，就指著我說「她是林語堂的女兒。」長大之後，別人介紹我，也總說「她是林語堂的女兒。」後來有時不說了，但那多半是因為人家已經知道我是誰的女兒。

但是別人可不知道身為林語堂的女兒的意味。我一生受父親的影響很大，尤其是父親不平凡的教育，令我從小即有「學無止

境」的概念。

<原載於 2001/10/20 中華日報副刊>